

抬眼低眉

我的扶贫户

■ 唐岷

我有两个扶贫户，一户王姓，名琦董。另一户也王姓，名行院。他们居住在鹦哥岭下白沙一个叫方什的山村。山村依山傍水，一条曲折的小溪沿沟壑从山顶倾泻而下，从村庄仰望，犹如一条银龙在盘山飞舞。山村的清晨，云雾缭绕，一瓦一墙一草一木若隐若现的，仿佛海市蜃楼。晚上，虫鸣蛙鼓，再加上时而的狗吠，把山村衬托得更加寂静。多么美丽的一个山村啊，怎会让人想起“贫困”两字？

当我走进我的这两个贫困户家里时，才真正体会到他们守着青山碧水过着穷日子的无奈。

待人热情，轻快利落，这是我对琦董的印象。琦董兄弟分家后，他分到1亩多的田地，还有没开割的200多株橡胶。他一家4口，大女儿上小学三年级，小女儿才一岁多，居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的旧房里。他整日不着家的，不是在地里，就是外出打零工，说是在努力赚钱，养活妻儿，但钱也没见赚到几个，这成为整日在家里忙前忙后的妻子的怨言。虽然温饱对于他家来说没什么问题，但富裕对于他来说做梦也不敢想。

与琦董相比，行院更是老实巴交，他不善言语，与他交谈，有时他想了大半天也讲不出一句话来，但他很是能吃苦耐劳，每天天还没亮，就上山去管他的那百来株分家时分到的橡胶，有时候趁着空隙，也寻采些野生的益智、草蔻之类，直到中午过后才回家。他妻子有病，犯病时没能做饭，饿得两个不到四岁的小孩嗷嗷大哭，可他没有丝毫的怨言，放下农具便去做饭。全家4口人一个劳力的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苦苦地支撑着这个贫困的家。

缺劳力，缺资金大都是贫困户的通病之一，琦董和行院也不例外。他们被列入扶贫对象的那天起，他们才相信，好日子离他们不远了，他们的脸上才流露出结婚后从没有过的喜悦。他们的脱贫方案，完全是当地党委政府为他们量身定做、对症下药的。他们不出一分钱，就能轻松加入养豪猪合作社，让村里的人羡慕不已。更让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当地党委政府分别帮助他们6.1万元，给他们盖新房，使他们告别雨天时外面大雨里面小雨的危房。最让他们激动不已的是他们的孩子不花一分钱也能到幼儿园、小学读书。

一天，当我来到琦董和行院的家时，琦董很高兴地指着已经封顶的新房说，年底装修好后，可搬进去住了。而行院却有些不好意思，他说，他盖的房子面积比规定的大些，政府帮助的资金不怎么够，他还要到银行贷点款，也许耽误些人住的时间。对于年底能否脱贫，琦董掐着手指算了一笔账，政府提供黑甘蔗种苗种植的收入，水稻、玉米以及外出打些零工的收入，不论如何，年底也能突破脱贫线。而行院却吞吞吐吐地说，如果橡胶卖到钱，加上从山里采摘的益智、草蔻等，还是勉强吧。

贫困中的琦董和行院很渴望富裕，但他们在贫困中生存的技能却令人另眼相看。一次，我到琦董家时，看到他食指绑着一根毛草。问他手指什么了。他说，刚才，给甘蔗除草时，不小心被蜈蚣咬了一口。我叫他立刻到医院看。他若无其事地说，不要紧的。而后，喊了妻子拨来一株蒲公英。他接过后割出根部，然后捣烂，往伤口一敷，扎紧。他说，用不到两天就好了。又一次，我在行院家时，看到他家里放了不少蜂蜜，问他这是从哪来的，他说是从山上采来的。接着他又神秘地说，两三年前，他上山时发现了一窝蜂，便把一大半的蜂巢割回，取出蜂蜜，卖了钱。问他为何不全把蜂巢割回。他说，割完了，蜂就飞走了。留下一小半蜂巢，让蜂儿们都留恋它们的家，每年都扩大它们的窝巢，年年都能采到蜂蜜，年年都能卖到钱。

我是琦董和行院的扶贫责任人，与他们的交往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以我所能，按照政策推动他们尽早脱贫，但我也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不少乡野知识，得到不少启示。

家在海南

■ 罗圣孜

十多年前，老家十所村装上了自来水，可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还总是惦记着村子东头的那口古井。很多村妇像往常那样挑着水桶，端着脸盆到古井去挑水、洗衣裳。年复一年，老一辈的男人，依旧延续着前几代人的习惯，常常到古井旁边的老酸梅树下歇凉，拉家常。

我小时候就听说，古井的年代很长很长。村里的老人对于古井的来历，众说纷纭。有人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战越地时，他的部属到了现在的十所村，时值盛夏，干旱酷热，找不到水源。后来有军士突然发现，马蹄踢过后的一个地方，一直在不断地冒出细细的水柱。于是众军士奋力挖出了一口水源涌注的井。从此，人们就把这口井叫做“汉马伏波井”。也有人说，它是宋末元初最早迁移到这里聚居的先民挖掘的水井。因此，也有些老人称之为“老古井”。

虽然当地的史籍很少有关古井的记载，但古井在村里人心目中的分量却是沉甸甸的。村里人每天和古井打交道，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古井。他们对古井感情笃深，敬畏与呵护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据说，十所村老老少少有八千

浮世绘影

推着轮椅行走的老人

■ 徐海鹰

太阳初升，雾霭流岚。

在我居住的茶苑小区行人道上，每天匆匆赶早的人流中，总能见到一个推着轮椅行走的老人，总能听到那轮椅滚动发出的有节奏的声响：“咔嚓、咔嚓、嘟嘟”，“咔嚓、咔嚓、嘟嘟”……

老人推着轮椅，是为了在累时或病患的双脚撑不住时能及时坐着小憩。

老人瘦高而憔悴，眼眶深陷，脸上有些很深的皱纹，腮帮上长了些褐斑，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布满了脸颊，他的手干瘦如柴，青筋暴露，似一条条暗红的蚯蚓。一身苍老中，唯有那双眼睛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

他独自推着轮椅，挺腰，一步步地挪动着不灵便的双脚，双手紧压着轮椅把，有时还用胸脯顶着椅把才能吃力把脚抬起来，但他仍努力蹒跚地往前推，轮椅与水泥路摩擦出有节奏的响声。老人流着汗，走走歇歇，每走一步显然都拼尽了全力。沿途有许多景观树和一排四季菠萝蜜树，菠萝蜜树上挂满了硕大的果实，如一个个静挂的灯笼。老人来到菠萝蜜树下，静静地坐在轮椅上，坐在菠萝蜜树的树荫下，太阳光从茂密枝叶间透射而出，暖暖地照在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老人闭目静坐，恬静地享受着晨光照耀，似一尊沉思的雕塑。

“老伯，小心走哟。”路过的人们总这样打着招呼。

“好好，谢谢。”老人也愉快地答道。

老人姓陈，年近古稀，每天要绕着小区长长的道路走上好几回。据老人的独生女儿说，老人患脑血栓一年了，腿脚不便，走路不利索，每天坚持走路，就是在做康复训练。孝顺的女儿、女婿在小区买了房，他也成了这里的业主。

老人曾在老家当了30多年村长。前年患上脑血栓后，便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女儿在单位担任社区领导，工作忙，没太多时间照顾，只能来回奔波，敬佩老人的乡亲们被她的孝心感动，便对她说：“你安心工作，你老爸乡亲们轮流来照顾。”于是，善良的乡亲把老人当亲人一样对待，每天三餐有人端到床前，每天有人帮老人翻身擦洗按摩，还给老人熬药，老伯躺在床上半年，竟然没长一个褥疮，身体也在慢慢地恢复。一年后，老人竟能下地拄拐走路。这时，买了房的女儿便把父亲接来家里照顾。离开村庄那天，女儿含泪跪地答谢乡亲。

我每天上班开车经过老人身旁时，都会摇下车窗，或向老人问好，或与老人简短交谈，久而久之，与老人变得熟悉起来。每次打招呼，老人都会给我一个慈爱而温暖的微笑和“小心开车，工作快乐”的祝福。每当此时，我心情便温暖起来，轻松一整天。

日出日落，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大家都在忙碌，似乎没人太多地去注意这位平凡老者。老人也日复一日地准时出现在绿荫小道上，推着轮椅，累了就在树下坐到轮椅上休息，坐够了又推着轮椅，在悠悠的轮椅声中漫步。有时，老人会静静地坐在树下坐上个大半天，膝盖上摊本书，他喜欢读书，报纸杂志都读，也非常喜爱文学作品，我不时地给他送上几本纯文学杂志，他都爱不释手。最近他在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喋喋不休地谈感想。老人烟瘾很大，静坐时，会一根接一根地抽。有时他也会靠着椅背，甜甜地睡上一觉。慢慢地，我发现老人坐在树下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他不断地在小区各条路上挪动，我发现他的轮椅上挂着一个大大的肥料袋子，敞着大口，手上多了根带铁钩的棍子，我惊讶地看到，他一手扶轮椅，身体吃力前倾，努力保持身体平衡，一边用手中的棍子戳地上的树叶纸屑空瓶等垃圾，戳一下就放入袋里，然后又继续往前走，身后是被他收拾干净的、越来越长的道路。甚至，他还一只手揪着轮椅，蹲下身子用另一只手拨除路边花丛中的杂草，整理花枝上的枯叶，那吃力的背影令人动容。

“老伯，这不是您做的，有物业环卫工呢。”有一天，我对他说。

“没事，我坐着也是坐，这轻松的活我能做，我这病就是要多走动，权当活动筋骨啦，多一个人注意卫生，我们的环境就多一分整洁，文明靠大家嘛。”老人似乎又回到了当村长时的感觉。

想起平时自己乱丢垃圾的行为，我几乎无法面对这位胸怀大爱的朴素老人。

于是，洁净的路面，让人们又再次关注这个推着轮椅蹒跚而行的“清道”老人。

半年后，我出差了一段日子，回来后却好多天见不到陈老伯，心里竟有一缕淡淡的牵挂。一打听，原来，有一次老人在挡土墙沟边捡垃圾时，因腿力不支连人带车翻下几米深的沟整里，造成大腿骨折，被送往省城医院治疗，至今未归。

老家的古井

多人，自古以来，即使是遇到罕见的大旱之年，古井的水仍然如涌泉喷注，从不断流。因此，每逢大旱之年，村里人发愁的是地里的庄稼，而非日常的生活用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越是干旱之年，古井的水越是清甜甘洌。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家乡的古井是个用石砖筑垒的大圆井，周围筑有围栏，井的北侧竖立着一块高大的井碑，旁边还有纪念碑，两块碑上都刻了不少字，井的东北角还有一个八角亭台。这个八角亭台，过去一直是我和小伙伴们嬉戏的“乐园”。我长大识字以后，才开始认懂古井石碑上刻的字是“汉马伏波之井”。古井旁边的纪念碑上，刻的是郭沫若先生于1962年来家乡考古时，写下的一首长诗。读中学时，我对古井的碑文耳熟能详。至今过了十年，仍是记忆犹新，郭沫若先生诗中的前几句是这样写的：“水泉清冽异江河，古井犹传马伏波。想见当年师驻日，三军朝汲定如甜。海盐含量百之三，饮此倍知水甘甜。十所如今沾惠泽，胜标铜柱在天南……”

千年古井惠泽十所人，而十所人也懂得感恩。30多年前修建的古井雕栏、亭台、石碑，至今完好无损。在村民的精心养护下，古井的屏障——

周围的一草一木，与古井交相辉映，一起显露着古村落的底色。

十所是一块人杰地灵的宝地。她背靠大海，三面是一马平川的感恩平原。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喝古井水长大的家乡人，都很有特质。男人性格豪爽、耿直，敢于担当。女人温柔、矜持，擅长持家。家乡周边方圆百里的人，有一句赞誉家乡人的话说，“十所的汉子，十所的婆娘，从来没有一个是多余的”。的确，从小喝古井水长大的十所儿女，不管是当兵、读书，还是经商，行行都出了不少能人。据《感恩县志》所载，远在清代，家乡人就养成了很浓的读书风气，仅清代年间的科举考试，村里就出了15个贡生。如唐之莹、王道熙、秦邦相、郑文魁、罗开琼等皆来自十所，在清代感恩地区，他们都是颇有名气的秀才。

悠悠古井见证了家乡的沧桑岁月，也记忆着家乡的民俗文化。明代实行卫所制度以后，家乡驻扎着朝廷军队第十所，负责守卫海防，抗击倭寇。也正是那个年代，军话民歌开始唱遍感恩大地，岛西南北。古井旁边的老酸梅树下，历来是军话民歌赛歌会的场所。听村里老一辈人说，清代年间，就是在家乡古井旁边的开阔地上，由家乡人牵头，



冷暖人间

爸爸是警察

■ 麦碧

儿子平平在小区认识了一个女孩，女孩个头跟儿子差不多高，看起来跟儿子一样大，儿子今年六岁，马上就上一年级了。

女孩叫苗苗，有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水汪汪的，很长的睫毛，两条梳理得整齐的小辫子用卡通图案的塑料花绑着，身穿一条粉红色的裙子，小脚上套着一双漂亮的塑料鞋，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见人爱。见到女孩会让人想：孩子的妈妈一定是个细心又很爱打扮的女人。

平平喜欢苗苗，经常在小区楼下跟苗苗玩。“苗苗，你快过来捉我！”苗苗跑动时，两条小辫子就摇摆起来，像蝴蝶的小翅膀在飞舞。

“咱们玩警察捉小偷的游戏好不好？”儿子说。

“好，我当警察，你当小偷！”苗苗说。

“不行，我不当小偷，我要当警察！”

“那怎么办呀？”苗苗嘟囔说。

见到我，儿子欢呼雀跃：爸爸当小偷，爸爸当小偷！

“不，爸爸不能当小偷！我爸爸是警察，专门捉小偷的！”苗苗赶紧摇摇手，眼睛红红的，快哭的样子。

我问为何不能当小偷？苗苗瞪大眼睛响亮地回答：当爸爸的都是好人！

“我爸爸是警察，警察不捉好人！”苗苗说。

后来孩子们不玩这个游戏了，他们玩起捉迷藏的游戏。

那一天，我下班回来，小区的孩子又聚集在一起玩耍，一个稚嫩的声音在说：我爸爸是警察，小偷很怕他的，我爸爸说小区里的小偷不敢进来的……

说话的是苗苗，她周围还有好几个孩子，几个孩子的眼里流露出羡慕，一个孩子大声地说，苗苗的爸爸是个大英雄！

我的脚步不由地停留，心想：苗苗的爸爸到底是谁呢？我不由靠近孩子们问：“苗苗的爸爸是谁？”

苗苗昂起头，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大眼睛盯着我，又望着小区门口的保安亭，小手一指：那就是我爸爸！我爸爸是个警察！

苗苗指的人是老刘，老刘是我们小区的保安。

老刘在我们小区当保安已有两年多了，自从他当保安以来，我们小区从没去过一件东西。通常，保安亭里会堆放快递送来的包裹，老刘不仅每天都要守着保安亭，他还负责保管大家的邮件，他把小区的住户全部都弄清楚了，谁的包裹到了，他看到谁就会提醒谁拿包裹。我们小区的人都叫他老刘，大妈大爷们就叫他小刘，从来没人叫他保安。

有一次，我出差了，老婆孩子也去了娘家，老刘看到我的包裹没人拿，也不见我家人进出，他着急了给我打电话。回来几天后，我还是忘记拿了，等到晚上老刘把包裹送到了我家。我跟老刘并不陌生，但是我并不知道老刘还有苗苗这么可爱漂亮的女儿。

老刘把我往边上一拉，有意避开苗苗，叹了口气，低声说：“两年前，苗苗的妈妈走了，是车祸，开车的人跑了。孩子目睹了妈妈的车祸，受到了刺激，害怕坏人，看到电视里的坏人都会惊吓，看到警察她就开心地笑。老刘低垂着头，用脚尖踢了踢地，“我原来是开货车的司机，为了孩子治病，我从农村老家把孩子带到县城治病，找了一份保安工作，我跟她说爸爸是警察，专门捉坏人的。她也以为我笨，就在别人面前经常说我是警察。”

这时，苗苗跑过来，甜甜地叫着“爸爸”扑在老刘怀里，老刘抱起孩子说，走，下班了，咱们回家啰！

2017年9月17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周华岚 主编：杨道 美编：孙发强

诗路花语

与淘淘一起遛山

■ 孙文波

在洞背村，每天傍晚时分，我会带着狗（淘淘）在山道上走。有时候，停下来呵斥它几句，有时候，站在陡崖边，打量一下远处的海湾。我总是边走边想一些问题：怎样用诗句描写从海中涌出的大团乌云。也琢磨怎么把一座岛写进诗里。树丛中飞甯的鸟会带给我对题材的思考。雨后山上倾泻而下的瀑布让我想到韵律。如果路上碰到蛇，虽然吓我一跳，也能让我从它消失在草丛想到语言的意外。

就像今天，我攀爬大岭古山，过程中，有时候抓住路边的树枝借力，有时候绕过几块巨石，仔细选择怎么落脚。

其实写诗也应该这样，语言变化要因势而定。快、慢、转折，意象、比喻，必须与具体的言说联系在一起。一首诗的结尾，应该像终于登上山顶，看上去很开阔，有向四周弥漫的气势。

残荷

■ 黄健

曾经是清瘦的宋词里走来的女子
不蔓不枝
盛开在清水之上
丰腴了一个艳而不俗的季节

一生的柔肠都牵挂着临水的彼岸
相思在柔波里悄然分挽
却无处安身
倚着尘世的记忆回眸
裹不住影的瘦

在最后一抹余香中折断了思念
用一生的孤傲
静静地伫立池中守望
只有偶尔掠过的蜻蜓
不经意间触动着你的轻愁

木匠捏造

■ 黄树新

从小到大 木匠捏造木头
一些木头高过屋顶
一些木头低低地围绕门坎

木匠的手 一天一天粗糙
木头却越来越闪亮
他的手把木头从一种物质带到另一种物质

理想与现实
安放得多么巧妙

一次捏造 树木在寂寞中
听到了开花的声音
声音细小
小到只有他才听到
他没睡眠
直到木头根下的呼吸

一次捏造 树木的叶子落尽
只剩下骨骼
骨骼清楚
像他预订木头 包括村里村外的红白喜事
之前是木头 之后是爱情传说
或者百年归宿

一次捏造 自己的一生
转身到家具之中
打磨
上漆
这种命运落到他的身上
所有的工具
都与木头发生关系
锯子连着木头
斧子连着木头

一次捏造 唐朝一块小小的牌匾
活着的祖先
活着的工艺
无法省略沧桑 岁月蹉跎 战火洗礼
牌匾
木头
唐朝给了它故事
祖先给了它人间

